

鶴林玉露

天集 下



125
15
3



安政七改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詞科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黜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惟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

093  
403  
6484

鶴林玉露

卷四



以尋常四六手為之。往往廢補過實。或似啟事諛詞。雕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衛廬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大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廬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廬。端平初。患代言之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仍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為一場。

制詔表章為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至。其說遂不果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它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透脫

楊誠齋丞零陵日。有春日絕句云。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窻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巖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對壘

與敵對壘必分其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  
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道

○李勣

李勣臨終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  
遊非類者必先搥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  
西陽雜俎載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其勣心  
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刺所

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  
戒為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  
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率  
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勣家事  
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為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  
耶

○買硯詩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



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其  
 除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觀之清標如此  
 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詩詞清  
 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淘生蛟吼鼉  
 鳴家人睡著怕人驚只有二翁捫風坐依約三更  
 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  
 花傾一盞還又詩成

○孤鴈獨鶴

杜陵詩云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  
 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  
 緒鳴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以  
 興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凉零落小人噂沓喧  
 競其形容精矣

○朱文公詞

世傳蒲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  
 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



世事多翻覆，謾教人白頭。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柰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也不須採藥訪神仙，唯寡欲以為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為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詞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于容南節，推翁謬為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隣。嘗舉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

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喚。千古恨難收。何似鷓鴣子，散髮弄扁舟。鷓鴣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釣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持數行，隲括李杜之詩耳。

○鄧友龍使

宋嘉泰中，鄧友龍使金。有賂驛吏夜半求見者，具



言金為韓之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執如拉朽。友龍大嘉。厚賂遣之。歸告韓侂胄。自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師失利。侂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誑誕誤我。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涇瀦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誠齋退休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公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閑之福。十有六年。宋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出。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回矣。嘗自贊云。江風索



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  
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  
突明月清風。

○紹熙內禪

宋紹熙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狀猶  
日臨內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草茅  
書言建儲事宰相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不豫建  
建即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數日宰執再以

請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廢閑之語壽皇升遐上  
不能喪群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  
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  
等行處也急還內袴絨為裂時中外訛言洶洶或  
言某將輒奔赴或言某輩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  
近侍富人競匿重器都人皇皇趙忠定在西府密  
謀內禪念其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胄壽聖甥也  
乃令閣門蔡必勝潛告之侂胄遂因知省關禮白



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尚書趙彥逾戒殿師郭杲敕宿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七月甲寅禪祭壽聖引宰執至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閑。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避再三。侂胄必勝扶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恭安宮提舉楊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予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乃得寶出。事定，侂胄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閣劉

弼乘間言曰：此事侂胄頗有功，亦合分此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功？弼語侂胄。侂胄未信，謁忠定以採其意。忠定岸然不交一談。侂胄退而歎曰：劉知閣不吾欺，於是邪心始萌。謀逐忠定矣。

○竹夫人制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為題，曰：斬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未聯云：於戲保抱，推持朕不忘。



兩夜之寢輾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  
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  
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  
多為涼德之助割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  
踵無一節之瑕疵

○罵尸蟲文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并駁  
余嘗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骸竅間狙伺

隱慮上謁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羅咎謫柳子  
憎而罵之余謂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  
為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  
而不知有尸蟲則豈持摩牙奮距昂然以凶毒自  
名者削迹於世哉色厲內在聲善實狼若共兇少  
正卵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  
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之飲以  
飲食也初非賞讒尸蟲之曉之上訴也亦非以讒



故絕句 行人君子謂且彰尸蟲之功於天下 俾敢言焉可矣 罵者何也 且柳子何畏乎 尸蟲謹脩而身宅而心 七情所動 不違其則 雖有尸蟲將焉 彼若鼓其讒頰 咀毒啣鋒 謂巢由汗謂龍逢比干 佞謂周孔不仁 則帝之聰明將怒歿之矣 矣聽信以降割于我民 設或循其首以至踵 未能無面熱汗下 徒憎其不為已 隱申之以罵焉 余恐祇益其訴帝之說而已

○舉劉郡守

宋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 以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 公喜見 髣髴眉就馬上長揖 索其文觀之 乃舉劉郡守 政績公擲其文於地 曰 諸公之來 其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 啓告閭閻之利病 有以見教 今乃不然是 特彼十隻冷饅頭 使耳 躍馬徑去 澧守上謁 亦不容見

○制置用武臣



宋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師  
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許國國武人也特換文  
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  
庭參全軍忿怒囚而殺之慎客杜子野詩人也亦  
死焉初國之換文也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  
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皆  
爲之揚沂中兵玠吳玠劉錡王燦成閔李顯忠諸  
人亦爲之不特制置使可爲樞密處置宜撫等使

亦可爲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  
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  
也今若就加本等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  
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必修飾邊幅強  
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  
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唐堂不能從未幾果  
敗李全自此遂叛嘗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  
贍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樣式造楮券全從之所



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頓饒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共以全為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溥中而死。

○男子婦人拜

宋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齋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齋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

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不知是也。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馬謖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



爲上兵戰爲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  
明故事可也。蜀執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謬  
過矣。夫法立誅必而不權以古人公議之仁此申  
韓之所爲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  
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如張魏公之軌曲端趙哲  
乃劔孔明所爲尤非也。

○唐子西詩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

無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幻累各  
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未  
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尊一斤不  
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群也  
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鉤黨甲乙推求恐到  
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  
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  
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



爲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恥唯小人得志深畏  
某含沙射影也

○清廉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  
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謂余言士大夫清廉  
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  
家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某帥番禺  
將受代有俸錢七十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

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錢都  
不要。脂膏幼用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々  
泊歸舟。江水依然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  
欲帶忘來休。蓋晉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  
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  
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  
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寅緣新齒舌。收拾老頭顱。  
我已訶瀧吏。君誰誦子虛。同歸燈火讀。家裏石渠



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層仲作玉壺水朱  
絲絃二詩送之林自知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  
去有芒屨又一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  
山中無采羹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  
既以趙政夫為對翌日又奏曰臣昨所舉廉吏未  
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歸艤之圖籍揚長孺之  
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之廉吏也

○西湖長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州謝表云入參兩  
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一州輒為西湖之長秦少  
章詩云十里董風齒莖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  
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  
湖揚誠齋詩云二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穎及羅  
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春秋書國滅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



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尅復之志。貪生畏死。其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祥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愍懷。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時韃虜入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放翁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宋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爲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劔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代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遺斯人了。無奈和戎白面郎。壽皇讀之爲之大息。羣評効之。其恃酒頽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



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彌放翁晚  
年為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寄詩云君  
居東湖我江西鏡裡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踈信  
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  
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這切  
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  
年詩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  
之

○席地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則去履鞮左氏傳褚師聲子  
鞮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簋豆高不踰尺  
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望像巍然高坐而祭器乃  
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鄭國列子  
席見其塑像以石為席而坐於地先聖像設亦宜  
倣此

○蝶粉蜂黃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  
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  
為官糲。且以退為褪。誤矣。余因歎曰。區々小詞。讀  
書不博者。尚不得其肯。况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  
見妄解乎。

○戒色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  
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戒好色自

戕者也。揚誠齋善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嘗  
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小官對移

廖子晦為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  
文公以書曉之云。吾人所學。正要此處。至驗已展  
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厮捱。看如何自  
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在滿。便作對移批書  
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此則

崔林玉

卷四

十八

卷四

十八



有吳伯起者不聞講學後聞陸子靜說話自謂有  
所得及作令被對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日方求  
免其掌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  
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録即逐  
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更做者長壯亦未  
妨與它去做况主簿乎文公之意盖謂心無愧怍  
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  
不在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

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  
不足以累吾本心則雖鼎鑊刀鋸視之如覆飯之  
安矣况於一什黜予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  
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  
若築河隄而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  
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也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  
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缺於考功盛山一  
出入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



鶴林玉露

卷四

十一

○試進士見燭

唐人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々不知誰是謫仙才此唐試進士見燭之驗也白樂天奏狀云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冊兼得通霄蓋亦不禁懷挾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相字音廝

白樂天詩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廝字者非也

○格天閣

秦檜少遊太學博記工文善幹副事同舍號為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辨集既登第又中詞科宋

鳥林玉露

卷五

一



靖康初為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  
陳議狀太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  
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  
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  
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  
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  
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  
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

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謂事  
捷辣傾心為之用元木用事侵擾江淮韓世忠邀  
之於黃天蕩幾為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無寇  
西蜀又為吳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其鬚髮而  
遁知南兵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  
使主和議檜至行都給言殺虜之監已者奔舟得  
脫見高宗首進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  
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為軍號曰張家



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宜自虜回，戲謂檜曰：「撻鞬卽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聞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跡始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

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社。檜大喜，起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烧錄燭照蛾眉。格夫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諛語，以爲掩覆之計。真僭夏之賊也。余觀唐則天追敗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喜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容於萬幾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女奴，臣則



天一女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奉虜謀。賜君誤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用兵。雖掌追削。喜定和戎。旋即牽復。是可歎也。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自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左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芥介鳩毒。每在於衽席。孟觴之

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彎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放魚詩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鐘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鐘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杜棕范文正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徵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棕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棕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祚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晁仲約

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乏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范公曰相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它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棕略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



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爲人臣者可以監矣  
 建炎維揚之禍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  
 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  
 曰我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  
 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  
 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  
 植言潛善等同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  
 專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詩詠蟋蟀

宋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  
 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  
 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床下方言是蟋蟀非深  
 於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  
 荆公絕句云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  
 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人事天命



宋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  
 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盡無憾乃可安之於命  
 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  
 却須泰然處之東坡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  
 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  
 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  
 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  
 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

已此之謂知命

○涪陵樵夫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  
 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  
 後如此是捨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  
 可追矣余謂惟達故捨惟捨故達達是智捨是勇  
 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  
 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



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捨達，須是平時做工夫，捨則臨事自然如此。

○胡忠簡碑

宋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為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為其悔過？夫子奚取焉？況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々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

鶴林王

卷五

八

鶴林王

卷五

八



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為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無逢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幣列國非特

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內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曰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个



州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而不刪。豈無意乎。

○荆公見濂溪

宋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侯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徧蔽。則它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

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呂秦牛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為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為牛氏所滅也。春秋書。盲人滅鄆。義正如此。胡致



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官氏元帝紀便明書牛氏以從其實

○景公顏子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子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壤土皆為利往天下嗜之皆為利來音離吁可哀也哉

○誅罪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褚而潁川服尹翁歸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以用刑者則舜與周公之術也彼涓水盡赤血流波道者何為哉

○學子仕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子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寶臣

鶴軒三露

卷五

十一



楚不以百珩為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道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為寶而檀子之守南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備盜賊乃齊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之求得寶而不之識有寶而不之重棄荆玉而喜燕石賤周璞而藏鄭鼠國之不亡者幸也

○飢寒

楊誠齋云人皆以飢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飢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龜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飢寒味哉

○無垢廷對

張子韶對策至補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闍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闍寺不聞於典謨三主闍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



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浦鷗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宅亦自饒却思翻玉  
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  
海上清影日蕭蕭言浦鷗閑戲使無作事亦自饒  
美柰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閑戲未足已思翻玉羽  
而點春苗為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有所不暇顧  
末言海鷗之曠逸清影依然不為泥滓所點深非

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海  
鷗不當逐々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蕪後湖

蕪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  
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主雙飛水蒲塘之句亦見  
賞於坡綱為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  
已老蒼如此宋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  
直辭師川造朝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一公平日



對奕徐高於蘓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胸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功利及入區々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蘓養直

○僂儻

嘍囉上即侯反下良何反方言猶黠慧也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楊邠於是李業謂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儻兒矣僂儻

俗言狡僂也歐史間書俗語甚奇

○釋鼓

韻書釋鼓云配鹽幽菽四字甚工

○讀書

北魏王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丁曲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言非讀書不足以應事也然新法之害豈不讀書之過哉其過正在於



讀書也。夫書不可不讀。尤貴於善讀。方荆公與諸君子爭新法也。作色於政事堂曰。安石不能讀書。賢輩乃能讀書耶。夫著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

時趙清獻公之拆荆公曰。皐夔稷契有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皐夔之前。二墳亦書也。伏犧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冊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皐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虚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



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護母著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巖岫倚雲端獨立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魯作大夫官荆公詠三品石云草彼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為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一朝名寵所

黜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取守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勦業今後主舉江  
南而棄之唐李翱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  
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鷗鴈

吾郡陳國材詩曰紅日晚天三四鴈碧波春水一



雙鷗周益公楊誠齋盛稱之

○石牛洞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冷々而北出山靡々以旁罔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冊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扈載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扈載然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爾蓋疑其



相法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  
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  
大清癯。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為太宰，宰相與  
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餘年。

○神形影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太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  
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  
並立而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

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  
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  
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

○李方叔

宋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  
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  
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字曰：持曰：接者來取簡，竊觀  
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一章驚喜，携之以去。方



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  
果出此題二章皆摸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  
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接第十名文意與魁相  
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  
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  
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  
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  
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

者是也其母歎曰蘓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  
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々於方叔如此真盛  
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  
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  
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韓柳歐蘓

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  
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乞巧文韓有



與李翊論文書柳有與韋中立論文書韓有張中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為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蘓似柳歐公在漢東於破篋中得韓文數冊讀之始悟作文法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人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字重字歐

蘓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此又韓柳所無也

○使虜辭樂

宋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為報謝使虜錫燕汴京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



拜酒果之賜徐議徹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  
箴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  
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  
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  
其主仲遠留館侯命賦詩曰揚湖龍馭去無蹤三  
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為吉禮夷風終未變華  
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辨滯留  
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

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為朕增氣何以賞卿  
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使臣死於虜亦常  
分也敢觀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鏗今之毛遂也  
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賀和戎表

宋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可  
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  
吾郡羅蓬伯之詞也



○士卒畏愛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二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々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

山之詩昵々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三改







